

安全感在护士评价恐惧与情绪表达冲突中的中介作用

王小平¹, 邓明¹, 何芳², 蒲亚玲¹, 杨静¹

摘要:目的 调查护士安全感、评价恐惧及情绪表达冲突现状,探讨安全感在护士评价恐惧与情绪表达冲突中的中介作用,为护士有效应对情绪表达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安全感量表、正面评价恐惧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及情绪表达冲突问卷对 161 名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护士的安全感总分(53.84 ± 12.44)分;正面评价恐惧总分(31.78 ± 15.27)分、负面评价恐惧总分(24.89 ± 7.48)分;情绪表达冲突总分(96.26 ± 23.20)分。安全感在正面评价恐惧与情绪表达冲突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负面评价恐惧与情绪表达冲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 护士的安全感、情绪表达冲突处于中等水平,存在着对正面评价及负面评价的恐惧。安全感在护士评价恐惧与情绪表达冲突中起到中介作用。可通过提升安全感及正确对待负面评价,以降低评价恐惧对情绪表达冲突的影响。

关键词:护士; 情绪表达冲突; 安全感; 正面评价恐惧; 负面评价恐惧; 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R47;C9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19.22.057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ecur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evaluation and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among nurses Wang Xiaoping, Deng Ming, He Fang, Pu Yaling, Yang Jing. Department of Urology and Renal Disease, Mianyang Central Hospital, Mianyang 621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s of perceived security, fear of evaluation and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among nurses, and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ecur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evaluation and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61 nurse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Security Questionnaire (SQ),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Scale (FPES), 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BFNES) and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Questionnaire (AEEQ-C).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SQ, FPES, BFNES and AEEQ-C was 53.84 ± 12.44 , 31.78 ± 15.27 , 24.89 ± 7.48 , and 96.26 ± 23.20 respectively. Perceived security complete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and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Conclusion** Perceived security and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nurses are at moderate level, and they have fear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Perceived securit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evaluation and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Promoting perceived security and facing negative evaluation correctly can mitigate the impact of fear of evaluation on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Key words: nurse;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perceived security;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mediation effect

趋利避害是每个人遇到危险或威胁时常采取的自我保护策略,寻求心理的安全感是个体的基本需要。评价恐惧是一种与心理适应息息相关的认知症状,影响心理健康的许多方面,包括正面评价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是指对他人的正面或负面评价的苦恼担忧^[1]。在中国这种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在社交中更重视他人的看法及评价^[2],他人评价是人格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个体对自己的评价常常需要通过他人评价来加以调整,是个体自我评价的重要依据^[3]。任何活动从本质上说都是人的情绪表达,一般认为,情绪表达对个体的社会适应和身心健康有积极影响^[4]。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当情绪表达个体预料到他人可能会给自己负面评价感觉没有面子或正面评价会引起别人关注或更高的期许,自然

就会产生心理压力,感觉到危险或威胁。当情绪表达个体在情绪表达决策过程中处于渴望表达但又担心表达情绪后会导致消极后果间的相互竞争状态,这是一种接近—回避冲突,在心理学上把他定义为情绪表达冲突^[5]。国外对情绪表达冲突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5-8]。在国内,情绪表达冲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情绪表达冲突量表的信效度检验^[9]、情绪表达冲突对婚姻质量的影响^[4]等方面。现今医疗、护理是情绪劳动密集的行业,是涉及情绪劳动最多的职业之一,其中护理工作更为突出^[10-12]。心理健康是护士高质量地开展护理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13]。护士在日常活动过程中均离不开他人评价、情绪表达方式的决策以及安全感等。为了了解护士的安全感、评价恐惧及情绪表达冲突现状,探讨安全感在护士评价恐惧与情绪表达冲突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对 161 名护士进行了问卷调查,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 年 4~5 月随机抽取在我院工作的在职注册护士 161 名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临床一

作者单位:绵阳市中心医院 1. 肾泌尿病区 2. 护理部(四川 绵阳, 621000)

王小平:女,本科,副主任护师

通信作者:邓明,956040468@qq.com

收稿:2019-06-18;修回:2019-08-26

线注册护士或护士长,工龄 ≥ 1 年,否认精神心理病史,认知正常,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外出进修/学习的护士,规范化培训护士,休假返岗不足1月的护士,在行政、后勤等部门的护士,有明确的精神心理病史,认知异常,不愿参与本研究。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情况调查问卷。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称、护龄、婚姻状况、出生地、是否独生子女等。②安全感量表:由丛中等^[14]于2004年编制,包括2个因子16个条目。采用1~5点计分,总安全感得分范围为16~80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安全感越高。其Cronbach's α 为0.796,重测信度0.742。安全感量表已被用于护士安全感的调查研究^[15]。③评价恐惧量表。包括正面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正面评价恐惧量表(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Scale, FPES)^[16]共10个条目,采用0(一点也不符合)~9(非常符合)10点计分。为减少认同型作答反应偏向,条目5和10为反向计分,其分数不计入总分,故计分为8个正向条目的总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越害怕他人的正面评价。本量表用于中学生^[1]、大学生^[17]等人群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适合中国人群用于调查正面评价恐惧的研究。简版负面评价恐惧量表(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BFNES)共12个条目,采用1(一点也不符合)~5(非常符合)5点计分。其中有8个条目正向计分,4个条目反向计分。为了减少认同型作答反应,本研究只选用其中的正向计分条目,得分越高,表示越害怕他人的负面评价。该量表Cronbach's α 为0.90,4周后的重测信度为0.75^[18]。BFNES量表具有题目少、反应灵敏、使用方便、信效度高的特点^[19]。④情绪表达冲突问卷(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Questionnaire, AEEQ)^[9]。该量表为单维结构,共23个条目,采用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7点计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情绪表达冲突的倾向越高。目前被用于评估一般人的情绪表达冲突,评价个体对于积极情绪的表达冲突和对于消极情绪的表达冲突。问卷Cronbach's α 为0.91,重测信度为0.80。

1.2.2 调查方法与质量控制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20名护士进行预调查,利用 Medsci Sample Size Tools(MSST)样本量计算工具计算出样本量(参数有:样本均值、样本标准差、总体均值、选择 α 为0.05, β 为0.20,失访比例为0.1)为161。将25个临床护理单元进行编码,以抽签的方式抽取5个护理单元,将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护士作为调查对象,由2名经过培训合格的护士担任调查员,用统一指导语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目的和意义,征得同意后通过扫问卷星二维码以不记名的方式完成在线答题,

答题时间控制在30 min之内,对调查对象提出的疑问用标准指导语进行不加暗示的解答,完成预期问卷数后结束调查,利用问卷星设置了答题质量控制,以保证问卷填写完整、无漏项,收回问卷161份,均为有效问卷。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采用频数、均数和标准差描述患者的一般资料、安全感、恐惧评价、情绪表达冲突得分情况;采用Pearson进行相关分析,中介作用采用依次检验法^[20]分三步骤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alpha=0.05$ 。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161名护士中,男7人,女154人;年龄22~53(31.35 $\pm$ 6.69)岁。学历:大专39人,本科121人,硕士1人。职称:初级115人,中级34人,高级12人。护龄:1~年39人,5~年81人,11~年25人,20~年11人,30~35年5人。婚姻:未婚50人,已婚104人,离异7人。出生地:农村99人,乡镇62人。独生子女59人。

2.2 护士安全感、评价恐惧(正面、负面)、情绪表达冲突得分情况 见表1。

表1 护士安全感、评价恐惧、情绪表达冲突

项目	得分情况($n=161$)		$\bar{x} \pm s$
	得分范围	总分	均分
安全感总分	16~80	53.84 $\pm$ 12.44	3.36 $\pm$ 0.78
确定控制感	8~40	26.70 $\pm$ 6.81	3.34 $\pm$ 0.85
人际安全感	8~40	27.14 $\pm$ 6.45	3.39 $\pm$ 0.81
正面评价恐惧	0~72	31.78 $\pm$ 15.27	3.97 $\pm$ 1.91
负面评价恐惧	8~40	24.89 $\pm$ 7.48	3.12 $\pm$ 0.94
情绪表达冲突	23~158	96.26 $\pm$ 23.20	4.19 $\pm$ 1.01

2.3 护士情绪表达冲突与安全感、评价恐惧(正面、负面)的相关性 见表2。

表2 情绪表达冲突与安全感、评价恐惧

变量	相关分析($n=161$)			r
	安全感	正面评价恐惧	负面评价恐惧	
情绪表达冲突	-0.482**	0.334**	0.451**	
安全感	—	-0.538**	-0.566**	

注:** $P<0.01$ 。

2.4 安全感对护士评价恐惧(正面、负面)与情绪表达冲突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影响下,采用依次检验法对安全感在评价恐惧(正面、负面)与情绪表达冲突中进行中介作用进行分析,先对自变量评价恐惧 $X(X_1$ 为正面, X_2 为负面)、因变量情绪表达冲突 Y 及中介变量安全感 M 的数据进行中心化,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第一步,进行 X 对 Y 的回归分析,决定系数 R^2 解释22.6%变异, X_1 对 Y 有明显正向预测作用($\beta'=0.167, P=$

0.034), X_2 对 Y 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eta'=0.378$, $P=0.000$);第二步,进行 X 与 M 的回归分析,决定系数 R^2 解释42.4%变异, X_1 和 X_2 对 M 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beta'=-0.358$ 、 -0.408 ,均 $P=0.000$);第三步,进行 X 、 M 与 Y 的回归分析,决定系数 R^2 解释28.1%变异,在 M 中介作用下: X_1 对 Y 影响不显著($\beta'=0.056$, $P=0.494$),提示 M 在 X_1 对 Y 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而 M 在 X_2 对 Y 的影响中依然显著($\beta'=0.252$, $P=0.003$)且 β' 从0.378下降到0.252,提示 M 在 X_2 对 Y 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 $\{ [(-0.358)+(-0.408)] \times (-0.309) \} / (0.167+0.378)=43.49\%$ 。见表3。

表3 安全感对评价恐惧与情绪表达冲突的中介效应分析($n=161$)

步骤	自变量	因变量	β	SE	t	β'	P
第一步	正面 X_1	情绪表达冲突	0.254	0.118	2.141	0.167	0.034
	负面 X_2		1.172	0.242	4.842	0.378	0.000
第二步	正面 X_1	安全感	-0.292	0.055	-5.324	-0.358	0.000
	负面 X_2		-0.678	0.112	-6.057	-0.408	0.000
第三步	安全感	情绪表达冲突	-0.577	0.166	-3.469	-0.309	0.001
	正面 X_1		0.085	0.124	0.686	0.056	0.494
	负面 X_2		0.781	0.260	3.006	0.252	0.003

3 讨论

3.1 护士安全感、恐惧评价及情绪表达冲突现状
安全感作为基础心理需要一直备受关注,心理安全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最重要指标^[21],可反映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安全感总分(53.84±12.44)分,其均分(3.36±0.78)分,略低于王小燕等^[15]对临床一线护士的调查得分(56.10±10.88),处于中等水平,提示护士的安全感应予以重视。现阶段护士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不高^[13],提升护士对安全感的感知有利于维护护士心理健康。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的正面评价恐惧得分31.78±15.27,负面评价恐惧得分24.89±7.48,比马小芹等^[22]对大学生正面评价恐惧(27.10±13.74)及负面评价恐惧(22.57±5.78)的调查得分要高,这可能与护士接受中国文化教育及社会交往规则、情绪劳动特征等有关。中国文化注重沉稳内敛的性格养成,正面评价恐惧为非适应性的认知症状^[1],一旦有来自他人的正面评价很不适应,怕被关注、怕出风头。护士现已被公认是压力大的一个群体^[23]。护士在从事护理活动过程中,会接受来自不同方面、不同人员的评价。但处于该文化中的人们格外重视他人的看法和评价,害怕在他人面前丢面子^[1],这样就出现了既对正面评价的恐惧又对负面评价恐惧的情况。在以人为本的护理管理理念指导下,重视护士对正面及负面评价恐惧有利于科学评价护士能否正确对待他人评价,了解护士对来自于他人的正面评价或负面评价所致的情

绪困扰,以引导护士进行良好的情绪管理。情绪表达冲突被认为是影响情绪体验与表达的重要因素,该概念最早由King等^[5]提出。情绪表达冲突的实质是个体的性格特质或倾向,具有这种性格特质的个体会长期处于既渴望表达情绪同时又担心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将导致消极后果的矛盾心理状态,而这种状态表现于认知、情绪及行为各个方面^[24]。本次调查显示:护士的情绪表达冲突得分(96.26±23.20)分,其均分(4.19±1.01)分,处于中等水平,得分最高的条目“想对他人诚实地表达情绪,又害怕受到伤害或丢脸”,其均分为(4.71±1.58)分,验证了中国文化背景下护士因为害怕受到伤害或丢面子在选择情绪表达方式的决策时存在心理冲突,说明情绪表达个体很在意情绪表达对象对自己的评价。在评价恐惧的影响下,就出现了几种情绪表达冲突情形:后悔表达,表达了却后悔表达;渴望被理解,渴望他人能主动关注并理解自己的情绪感受;抑制自己正面情绪表达;抑制负面情绪表达;情绪迷思,个体对情绪表达行为的后果过度反思而抑制表达^[9]。护士的角色与功能决定了护士在不同场景下应有适宜的情绪表达,适时、正确的情绪表达已被护理管理者及心理学家所关注,护士的情绪表达决定其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及职业认同感,降低护士情绪表达冲突水平对于改善护士的执业体验具有重要意义。

3.2 护士安全感、恐惧评价及情绪表达冲突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情绪表达冲突与安全感呈负相关,与正面、负面评价恐惧呈正相关(均 $P<0.01$),这说明安全感会显著影响护士的情绪表达冲突,安全感得分越低护士的情绪表达冲突倾向越明显;评价恐惧得分越高其情绪表达冲突越显著,提示提高安全感,引导护士正确对待正面、负面评价,有利于降低情绪表达冲突的倾向。安全感与正面评价恐惧、负面评价恐惧呈负相关(均 $P<0.01$),提示需引导护士正确认识来自于他人的正面、负面评价,以提升其安全感。

3.3 安全感对护士恐惧评价与情绪表达冲突的中介效应
依次检验法结果显示:心理安全感在正面评价恐惧与情绪表达冲突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负面评价恐惧与情绪表达冲突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3.49%。说明正面评价恐惧完全通过影响护士的安全感中介作用影响其情绪表达冲突水平,负面评价恐惧既可直接影响护士的情绪表达冲突,也可通过安全感间接影响护士的情绪表达冲突水平。安全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14]。通常情况下,正面评价使人的需要得到满足,对自我概念及人格发展有益,正面评价不会对情绪表达冲突产生直接影响,只有个体感到安全感受到威胁才会产生影响。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习得社会认可的行为准则^[25],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对正面评价产生歪曲认

知,认为“枪打出头鸟”,教导人们要低调。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负面评价是不可避免的,对负面评价的认知来源于个体的经历及经验,一遇到负面评价就会认为是批评、指责,严重者甚至认为自己没有用。个体是根据自身机体上产生的满足感来评价,并由此产生对经验及相关联系事件的趋近或回避态度^[25]。负面评价会让人不舒服、挫败人的积极感,当众让人出丑,出于安全考虑,在情绪表达不伤人的原则下,自己不愿向他人表达负面评价,也不愿接到来自于他人的负面评价,就出现渴望表达而又担心表达会产生不良后果的接近—回避冲突现象。提示护理管理者可从改变护士对负面评价的不合理认知着手,如学会站在他人角度思考、对自我的合理评价;还可从提升护士安全感出发,进行职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培训以增强确定感和控制感,开设人际沟通、团体正念减压等培训,让护士有人际安全感,这对降低护士情绪表达冲突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护士的安全感、情绪表达冲突处于中等水平,存在着对正面评价及负面评价的恐惧,安全感在正面评价恐惧与情绪表达冲突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负面评价恐惧只起部分中介作用。情绪表达有利于身心健康,也被公众所接受,情绪表达冲突会对个体的认知、主观感受和情绪情感等产生影响。对护士的情绪表达冲突进行评估不仅可筛查出高情绪表达冲突个体,还可及时进行干预,有效降低护士情绪表达冲突水平。目前还未检索到情绪表达冲突的评定标准,将成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1] 林小琴. 评价恐惧量表的修订[J].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6,4(2):110-115.
- [2] 栗艳,葛玲. 自信心训练对社交焦虑患者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研究[J]. 实用医技杂志,2016,23(3):243-244.
- [3] 任国华. 自我图式、他人评价与人格发展的关系[J]. 心理科学,2003,26(5):910-911.
- [4] 梁亮,吴明证. 婚姻关系中的情绪表达和情绪表达冲突[J]. 应用心理学,2009,15(4):334-338.
- [5] King L A, Emmons R A. Conflict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correlates[J]. J Pers Soc Psychol, 1990,58(5):864-877.
- [6] Awada N, Bergeron S, Steben M, et al. To say or not to say: dyadic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its associations with pain, sexuality, and distress in couples coping with provoked vestibulodynia [J]. J Sex Med, 2014,11(5):1271-1282.
- [7] Michael Y L, Perrin N, Bowen D, et al. Expression and ambivalence over expression of negative emotion: psy-

chometric analysis in the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J]. J Women Aging, 2005,17(1-2):5-18.

- [8] Ben-Zur H, Zimmerman M. Aging holocaust survivors' well-being and adjustment: associations with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J]. Psychol Aging, 2005,20(4):710-713.
- [9] 冯克曼,王佳宁,刘勇. 情绪表达冲突问卷中文版在大学生中应用的信度和效度[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25(2):289-292.
- [10] 骆宏,孙庆龄,顾利慧. 护士情绪工作能力对职业倦怠的影响研究[J]. 中华护理杂志,2008,43(11):969-971.
- [11] Smith P. The emotional labour of nursing: can nurses still care? [M].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1-27.
- [12] Cricco-Lizza R. The need to nurse the nurse: emotional labor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J]. Qual Health Res, 2014,24(5):615-628.
- [13] 方必基,刘彩霞. 近5年我国护士心理健康 SCL-90 调查结果的元分析[J]. 护理学杂志,2017,32(5):1-4.
- [14] 丛中,安莉娟. 安全感量表的初步编制及信度、效度检验[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2):97-99.
- [15] 王小燕,钱湘云,黄红霞. 临床一线护士安全感调查分析[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4,20(4):437-439.
- [16] Weeks J W, Heimberg R G, Rodebaugh T L. The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scale: assessing a proposed cognitive component of social anxiety[J]. J Anxiety Disord, 2008, 22(1):44-55.
- [17] 杨鹏,蒋婧琪,李松蔚,等. 社交焦虑大学生对正面评价解释偏向的初步探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5,29(12):933-937.
- [18]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 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增订版),1999:229-230.
- [19] 兰晓芳,张锦坤. 负面评价恐惧的性别差异:基于内隐和外显测量的比较[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15,13(1):25-30.
- [20] 杜岸政,古纯文,丁桂凤. 心理学研究的中介效应分析意义及方法述评[J]. 中国心理卫生,2014,28(8):578-583.
- [21] 王君玮,孙庆珠. 三级甲等医院护士心理安全感及影响因素的调查[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2,18(4):393-395.
- [22] 马小芹,杨秀木,申政付,等. 大学生评价恐惧在人格特征与人际交往能力间的中介效应[J]. 中国学校卫生, 2013,34(4):507-509.
- [23] 王小琴,张月,杨雅梅. 护士工作压力与求助意向及求助行为研究[J]. 护理学杂志,2018,33(13):5-8.
- [24] 陈丽,刘毅. 国外情绪表达冲突研究综述[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3):43-48.
- [25] 中国就业培训指导中心,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组织. 心理咨询师(二级)[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87-105.

(本文编辑 吴红艳)